



评论

载不动许多愁

——读刘鲁颂《杜甫的船：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

■牛艺璇

谈及杜甫,我们总是第一时间联想到清瘦忧郁、满面尘霜、贫病交加的老者形象,似乎在我们的印象中杜甫从未年轻过。文学史中将杜甫的诗风概括为“沉郁顿挫”,李白一句“借问别来瘦,总为从前作诗苦”,虽是戏赠,却让杜甫的苦瘦形象深入人心。而杜甫自己所作“老病有孤舟”一句,更是无意中坐实了后人对他的刻板印象。

如何突破思维定式去还原杜甫最后的心路历程,进而呈现一个真实的、立体的、有血有肉且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,刘鲁颂给了我们答案——系统阅读杜甫传世的1400余首(篇)诗文,查阅梳理41部典籍、16本专著和37篇论文,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抽丝剥茧,循迹溯源。在历经数年,三易其稿后,最终出版发行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一书。

既然刻板印象来源于那条被误读了上千年的“孤舟”,那最佳的切口莫过于以“船”为载体,将杜甫自入蜀到出蜀的所有经历串联起来,在全面展现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民生等社会现状的同时,还原出杜甫最真实的漂泊经历和心路历程。在经过大量的分析和考证后,刘鲁颂还原了船的尺寸、样貌和结构。杜甫的船长逾



二十米,宽六米有余,储藏大量行李、粮食和药酒,足以容纳全家十余人及两三个奴仆、三四个船工长时间生活。船舱内陈设更是考究,设有书架、几案,充盈着清幽雅致的文人之风。船身之上绘有彩色纹饰,散发着楠木和桐油混合的清香。于此不难看出,杜甫的船造价昂贵,绝非“孤舟”,而是带有巴蜀风格、俗称“并舟”的宽大帆船。自出蜀始,这艘船便成了杜甫真正意义上的“家”,它如飘絮一般浮游于乱世,却又承载着杜甫坚守一生的固执与理想,让杜甫在人生暮年所产生的那些无尽唏嘘与神伤,愈加厚重、愈发哀痛。

在书中,随着这艘船的行

驶,我们看到了山河破碎,看到了流离失所,看到了时代浪潮裹挟下个人的命运和遭际。船不仅仅是杜甫跋山涉水的交通工具,而是变成了我们探究杜甫晚年行踪的“导航”。

他别成都、过忠州、经夔州、下江陵、抵潭州、达衡州,最终在去往岳阳的船上,旧疾复发,沉疴再起,在写完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后,杜甫终于走完了他艰难苦恨的一生。

与此同时,我们也通过这艘如沧海一粟般渺小的船只,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加深沉的忧思,王朝衰落、朝纲不振、社会动荡、民生凋敝,与杜甫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抱负形成强烈反差,那种面对时代大潮时个人的无力感让杜甫愤懑满膺、捶胸顿足,于是他将个人的忧愁忧思化而为诗,写下了一首首关于个人和时代的悲歌,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“梦归归未得,不用楚辞招”……每一句诗都是对山河破碎的怅惘,每一次吟咏都是滴着血、淌着泪的哀鸣。

合上书卷,杜甫的船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,危樯高耸、风帆正劲,却再也无力承载那些家国破碎的伤痛、流落异乡的孤寂、风俗难淳的遗憾。舷侧,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,正目不斜视地眺望着家的方向,眼中噙满泪花……



书有归途

■苏太阳

老城区的梧桐树荫一直延伸到巷尾深处,一家旧书店静静立在那儿。店主老林六十多岁了,他常摸着书脊说:“书跟人一样,得讲缘分,更得有个‘归途’。”

这天午后,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急急忙忙走进来,额头上渗着汗,皮鞋在木地板上踩出噔噔的响声。他手里攥着张泛黄的纸条,是母亲临走前含糊写下的书名和版本,径直走到老林跟前:“老板,有没有绝版的《1984》?就得是董乐山译的,1985年花城出版社的,我找了三个月了!”

老林正持鸡毛掸子轻扫书脊上的薄尘,闻言眼皮未抬,指尖仍在书脊间游走,只悠悠指了指角落的樟木箱子:“自己翻,轻点儿,那书比你岁数还大呢。”

男人像是捡到了宝,赶紧蹲到箱子前,手指发颤地在书脊上摸来摸去。终于,他抽出本封面边角都磨毛了的小书,泛黄的纸页上那点褪了色的红,在他眼里比啥都亮。他深吸了口气,好像怕惊动了书里的字,轻轻翻开扉页,一行钢笔字渗进纸里,是三十年前的字迹:“赠吾友,愿真理永存。1986年冬。”男人眼圈一下子红了,用指腹蹭着那行字,喉结动了动,声音有点哽咽:“这是我爸当年送我妈的定情物,搬家时弄丢了。妈上个月走了,收拾她东西的时候,她还攥着这纸条念叨,说这本书里藏着他们最苦的日子,也藏着最亮的光……”

老林停下手里的活儿,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,眼神软和下来:“书这东西,跟人一样认路,它记着老主家的念想,总会找回来的。等了三十年,可不就是等你今天来嘛。”

这时,一个穿靛蓝布衫的女孩背着画板走进来。她没急着找书,倒是蹲在“艺术类”书架前,盯着本敦煌壁画画册看呆了。手指悬在书页上,跟着飞天飘带的弧度比画着,嘴里小声嘀咕:“原来北魏的线条是‘铁线描’,刚硬得像拿剑刻的,跟唐代的圆乎乎的完全是两种感觉……”

老林端着杯热茶递给她:“这本是20世纪80年代文物社的老印本,用的是敦煌的老颜料,珂罗版印出来能摸着颜料的颗粒感,现在的数码印刷哪有这种味道。”女孩惊讶地抬起头,眼睛里闪着光,两人就着壁画的线条和印刷的老手艺,小声聊到太阳快落山。

夕阳西下,金色的光洒了半个书店。中年男人把书揣进内袋,像是揣着母亲的念想,付钱时手还在轻轻抖;女孩借走了画册,扉页里夹着老林手写的纸条,上面是他随手写的几句批注,字里透着对这些老东西的爱惜。

在这小店里,老林不光是卖书,更像是守着这些书的老伙计——每本书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,都是一次念想的落脚:从被忘在角落,到被小心揣在怀里;从旧主人的回忆里,到新主人的日子里。那些推门进来的人,总会跟某本书遇上,接着往下走它们的缘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

悦读

以寻常笔墨 照人间本心

■贺春雷

凭借《推拿》《青衣》等经典作品,再加上部分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广为传播,毕飞宇的小说创作闻名于世,深入人心。因此,众多读者评价他是擅长描摹人性、书写女性命运的实力派小说家。然其散文亦颇值得重视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毕飞宇散文》,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
纵观毕飞宇的创作,对细节的敏锐捕捉与对人文情怀的坚守,是贯穿其全部创作的核心特质,其散文与小说各有风骨。他的小说精于戏剧化叙事、情节雕琢与人物命运刻画,文学张力极强;而他的散文则依托一线创作积累的感知力与小说家特有的洞察力,描摹生活肌理,体察人情世故,剖解幽微人心,兼具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,彰显出了从容深邃的思想力量与温润真诚的文字底色。

毕飞宇用词精雕细琢,意蕴深厚,理趣兼备,细微而不琐碎,深刻

而接地气,戏谑处敛锋芒。譬如谈教育,他点明教育就是格式化,是提前预备,为“自然人”转变为“社会人”做准备;写狗时,指出人类的精明之处在于不让狗做真正的狗,让狗有点人模,同时又还是狗样;说记忆,认为记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原则,我们时常会对记忆做道德上的修正。书中还有诸多探讨人生的哲理内容,总能令读者见微知著。比如他写道:“十二岁时,就是想用一句话把世界放倒。”“内心的世界往往经不住外在的力量的轻轻一击。”“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,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,更加踏实地干活,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。否则,一个手机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。”

鲜明的文学评论底色,也是毕飞宇散文最具辨识度的特质。他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,以平视与共情的姿态,解析名家文学创作的叙事技巧、人物塑造、语言风格等要素,同时也对自身的小说创作进行

理性审视。这种书评式散文,以文载论,以论润文,有理有据,有情有景。这既是对他人作品的解读,也是对自己创作的复盘,兼具文学普及与大众审美价值。譬如,谈及《推拿》,他说:“到底写了什么?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。我真的说不好。我不知道我们这些‘健全人’还有多少尊严,我不知道,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我也在‘粗鄙地享受’,我多么渴望我的内心能多一些‘很讲究的情绪’。”“不是我塑造了他(《雨天的棉花糖》中的红豆),是他帮助了我。”他还谈道,对于中国人来说,能够压抑他们(泛指作者创作的小说人物)的也就是权力和资本这两座大山。

本书文字随性真诚,暗藏洞见,饱含温度,尽显“浅语皆有致,淡语皆有韵”的创作特色。作者从庸常琐碎的日常中挖掘微光,于世间百态中照见人性的幽暗,唤醒人心深处的善意与赤诚,堪称浸润心灵、涤荡人心的精神滋养,足以让读者领略其散文创作之美。